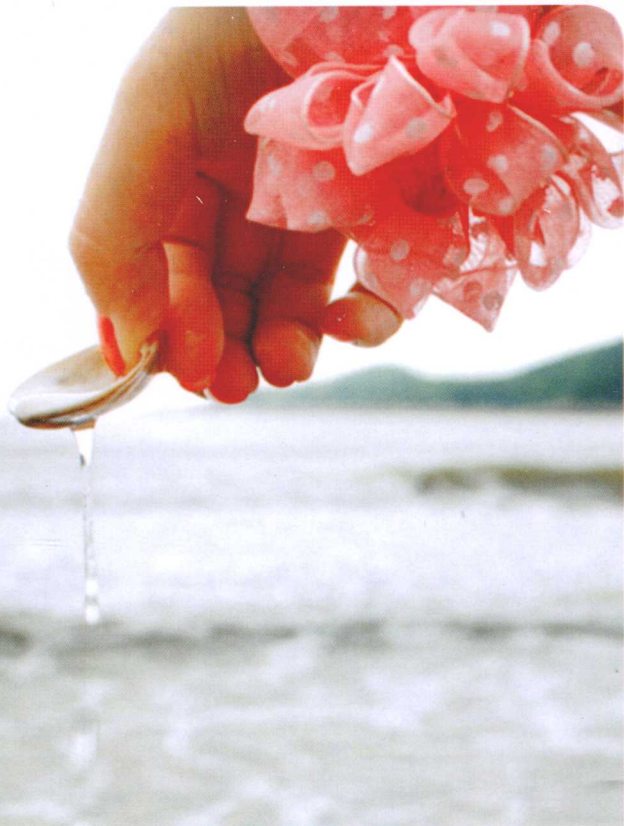


大—的爱情，  
果然都一段段要开始了……  
看着别人的爱情学着—的习，  
日子过得真快。



# 盛夏 & 江南

SHENGXIA  
& JIANGNAN

东篱菊隐 著

每个人都是单行道上的旅客，  
每个人皈依自己的宗教，  
每个人都在单行道上寻找，  
没有人相信其实不用找。

中国妇女出版社

晋江网络人气作者 **东篱菊隐**

**2009冬日里最温暖的幸福宝典**

他是他一辈子甘之如饴的甜蜜负担  
他是她一辈子死心塌地的温暖港湾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 盛夏 & 江南

东篱菊隐 著

SHENGXIA & JIANGNAN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夏 & 江南 / 东篱菊隐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03 - 861 - 5

I. ①盛…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5265 号

---

盛夏 & 江南

著 者: 东篱菊隐

选题策划: 乔 颖

责任编辑: 贾秀娟 乔 颖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http://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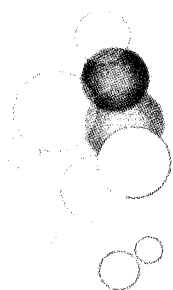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3 - 861 - 5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盛夏**是自己来报到的，说来无奈，她娘去大西北开会还没回来。

校园的林荫路有不少男生正迎来送往，可惜没人理她这个拖着大行李箱的小个子女生。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形象让人——尤其是男人没有保护欲。短发、T恤，一副还没发育完全的样子。

终于找到了建筑系的接待处，此刻正热闹得菜市场一样。盛夏好不容易拖着箱子挤进去签了到闪到一边看报到流程图。看来要跑的地方还不少，拖着这么个箱子怎么办呢？

太阳毒辣，她敢肯定自己不想因为负担过重脱水而死，看看接待处她计上心头，也许性别还是可以占点儿优势。

“唉，这位同学，你的箱子。”有人叫她。盛夏晃晃手里的一小叠单据：“没人帮我看，学长，拜托了，马上回来。”说完她转身便跑。

排队的多是父母，盛夏夹在里面倒显得有些突出了。说是马上，每个缴费的队伍都不短，等她回来已过了四十分钟，身上脸上都汗涔涔的。

她的行李箱被放在一个男生身边，此刻正值中午，来报到的人少，他正拄着她的箱子闭目养神。

“学长，谢谢。”盛夏说道。

男生睁开眼睛看着盛夏因太阳暴晒而红彤彤的脸说了一句：“天很热吧？”

“嗯，不咋凉快，谢谢学长。”盛夏拖着箱子找她的宿舍去了。

“这小姑娘看着挺利索。”

“嗯，名字也利索，盛夏。”

红彤彤的脸看着像个富士苹果，回过神的江南桐想到。

报到就这样结束了，除了缴费时不小心被推搡踩了后面人一脚之外没什

么插曲。因为学校人太多场地不够所以他们建筑系很有幸地被排在了明年的暑假军训。盛夏觉得没啥，倒是很多女孩子因为未到的暑假可能回不了家此时便早早哀怨起来。

没了军训，课便比别的系开得早，和老同学打电话通短信听着人家描述军训总觉得自己漏了一个环节，像是没拿证就进了洞房。

虽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一脚踏进教室看着一水儿的小平头盛夏心还是有点凉，阳盛阴衰的地方，小心火烛。二十五个人，四个女生，简直是国宝级珍稀动物。每天上课盛夏都觉得自己是走进男人国的女人。

大概，所有的少男少女都对传说中大学里的风花雪月有着特殊的憧憬，所以这才刚开学一个月，男生们已经蠢蠢欲动，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暧昧的味道。盛夏不想成为目标，便上课最后一个到下课第一个走，蹿到图书馆的某个杳无人烟处。

林放发短信问她大学感想，盛夏说，没啥，觉得大家开始发情了。

林放说她大可以放心，男生们一般都爱大型犬，对京巴这种小犬种兴趣不大。

盛夏摸摸鼻子让林放给她等着放假捶死他。

盛夏的鼻子便是林放称她为小京巴的原因。盛夏海拔普通，身材普通，若说不足中的闪光点倒也有，眼睛大且圆圆的，不过往下看海拔不够高鼻梁不够挺，还好鼻头够有特点，用林放的话说，她的鼻子和她家的京巴很像，京巴叫大毛，于是林放叫她二毛。

下午一点五十分，女生宿舍317房间内，窗帘拉着，此时静悄悄的。

“盛夏，你今天不去上课啦？”一个长发飘飘身材高挑的女生拿着书敲打盛夏的床沿。

蚊帐里忽地出现一颗黑脑袋：“啊？下午有课？糟了，忘了，方珂，几点？”

“一点五十，还有十分钟，我先走了，用不用给你占座？”方珂抱着书边往门口边走边道。

“不用，谢啦，我坐最后一排。”盛夏动作迅速地爬起来随便抓过衣服穿好，要命，开课两周她这都第五次迟到了。

没有自行车，偏偏建筑系的新楼又比较远，盛夏紧捋两条腿终于在两点五分的时候到达了大教室外面。天热，门敞着，趁着老师回头写黑板的空儿盛夏噌地蹿到倒数第二排靠过道的位置坐好。

呼，好险！讲台上老师正慷慨激昂：“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托这位老师喜欢超长开场白的福她还没落下重点。

“给我个幻想去统治地球还实际些，能撬起地球，上哪整那么长的棍子啊……”盛夏小声嘀咕道，虽是阿基米德说的，她也觉得这句话很扯。

身后传来可疑的呛水声，盛夏回头，顺便推了推眼镜，鼻梁矮的可恶之处就在于总得手动把眼镜弄到合适的位置。

一张脸，斯文清爽，看起来没有大一新生男生的青涩，也没有大四老男生的颓靡。他正悠然自得地擦嘴角，桌子上一瓶水，瓶盖和瓶身呈分离状。

这人为啥看着眼熟呢？盛夏再推推眼镜——

“说重点了，还不快记？”他笑着看她。

回了头记好笔记又回头还没等请问贵姓，只见他指指桌前的白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开学 接待处 行李”。

哦，想起来了，难怪看着眼熟：“啊，行李学长——”盛夏脱口而出。

她回过头记笔记没瞧见学长在“行李”后面画了个大苹果！

下了课正要蹿出去只见一道黑影飘到了面前，盛夏吓了一跳。

“盛夏同学。”此人乃建筑二班的班长李咸竹是也。

“到！”绝对下意识的反应，谁让此兄台口气如此班主任。

反倒是李咸竹一愣，脸上有些讪讪地笑，挠挠头：“呃，别这么正式，我就是有事要通知你一下，一直没找到你。”

“请讲讲讲。”盛夏说道，小圆鼻子动了动。

“哦，再过两周系里有个合唱比赛，这两周我们每天要抽出一个半小时排练，具体时间，你回头问方巧她们就行，如果方便的话希望你准时参加。”李咸竹说道。

“一定一定。”盛夏说道，果然是当领导的料儿，话说得多好听。

李咸竹满意地走了，盛夏收了眼镜：“天，合唱比赛……难不成大学的文化生活也如此贫乏？”

从四楼走廊穿过，顺便看看各个办公室门上的铭牌，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导师们。有扇门此刻开着，里面一个人正站在书柜边找东西，侧脸看着像是刚才的行李学长。

合唱比赛嘛自然要排练，虽然，大多数人好像都没啥兴趣，大热的天声嘶力竭地吼真不是个好差事。

林放给盛夏发短信，说自己准备直接念研究生了，打算来S市，可老爸不同意。

盛夏回：“活该，谁让你当初选医学。HIAHIA！”

无限地幸灾乐祸中……

盛夏被“啊”的集体惊呼声弄得回了神，茫然ing看向讲台，咸竹兄正做着手势示意大家少安毋躁。

“不是我想选黄河大合唱，系里要求的，可选的就那么几个，不过，还有个自选曲目，经班委会研究决定了两个备选曲目……”咸竹兄宣布了一下。

盛夏眨眨眼睛：“观音的故事？大学果然是大学，还能唱经……”

真是有魄力的班委会。

前面一个男生回过头来，盛夏知道此男，入学一周便被选为建筑系“地标建筑”——肖青肖大帅是也。

“同学，虽然这歌有点老但也不是史前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肖青说道，这位盛夏同学报到缴费那天踩了他一脚，道歉也非常没诚意，抬头只扫了他胸口一眼，连说两个“对不起”便回过头去了，竟然无视他这张帅气的脸。

哦，原来是听差了，盛夏想到，只是这肖大帅为啥带着些不满的眼神看自己？难不成就因为她看着他没有疯狂尖叫没有眼皮上贴俩红纸剪的心？

“哦，那《观音的故事》谁唱的？”盛夏问，一本正经状。

……

“呃，不知道。”肖青说道，有这首歌吗？

“同学，你不知道是正常的，因为还没有。”盛夏说道。

嘁，还不是一样不知道？低了头又专心给林放发短信：“我们班一个大帅跟我说话了。”

一分钟短信回来：“他可能是在研究达尔文进化论——人在进化过程中保存的明显的动物性特征。”

盛夏：“滚！去死一百遍。”

林放：“医学上这是不成立的，真正的死亡只有一次，没有人幸运到前九十九次都是假死。二毛，有时间多学点知识。”

盛夏：“你丫的给我等着！”

林放：“我敞开怀抱等你回来。”

盛夏：“P！”

拄着胳膊肖青余光瞟着那颗乱蓬蓬的黑脑袋，刚才仔细看看，这女同学鼻子好有特点，看着怎么那么像……

合唱除了唱之外还要有个队形，就这么二十五个人，还有个冒充指挥，剩余的两排就站下了。想当然，中间那四个黄金位置自然是要留给本班的稀缺资源。第二排中间站了肖青，左前是盛夏右前是方珩。

黄河大合唱啊，恍惚中似乎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一听到伴奏还是热血沸腾。只是这一遍唱下来还真是“疯吼马叫”了。

唱完了所有人都看盛夏，完了，调又起高了。

第二遍唱完李咸竹看着盛夏说道：“盛夏啊，你口型没跟上！”

“哈哈哈哈哈！”这忽然来的笑声又让大家转移了视线，肖大帅笑得毫无形象。

.....

排练了一周之后，原任指挥的同学不知道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忽然开窍了，非常不满意自己只有上台一鞠躬下台一鞠躬两个露脸机会，强烈要求正面对观众。盛夏高兴啊，强烈要求任指挥，这下她终于不用调音高了。

指挥的动作在盛夏看来就是不停地把“八”字那两笔正着写再倒着写而已，试了几次倒也像模像样。

比赛的前一天突发了状况，黄河大合唱的伴奏带被某位兄台不小心给踩得粉身碎骨香消玉殒了，情急之下淘了盘原声带便上场了。

在看了前面N多个指挥之后，盛夏瞧瞧自己浅蓝的T恤天蓝的牛仔裤很无语，咸竹兄，你打算塑造我自学成才、平民指挥家风范吗？

待大队伍站好了，矜持的盛指挥上台，对着观众席鞠躬，一眼就扫到了门口立着的行李学长，他正环臂笑着往台上看，个子还挺高。

合唱开始还好，盛夏也假模假式地指挥着。

只是，这帮人为啥越唱越快？完全不看她的手势。

“慢点！”盛夏张着嘴无声地对着同学们挤眉弄眼，不过，被集体无视了。好吧，那她跟集体。

第一段完了，台上没一个张嘴的，可是原声带正强有力地开始第二段！

不用回头盛夏已经听到台下的笑声一片了。

总算第一个过去了，第二个《蝴蝶飞呀》，前奏响起，盛夏已经忍不住要笑了，咸竹兄说这是个欢快的歌曲，所以经他深思熟虑搞了个手拉手海浪形波动的动作，在排练的时候盛夏已经要笑翻过去了，大家那左耸一下右耸一下的动作太有喜感。

毫无意外的，底下又是笑声一片。

盛夏背对着观众此刻也咧着嘴笑，琢磨着估计会给他们一个最佳笑料奖。

演出结束谢幕，盛夏再一次面对观众，看见他们的导员已经笑得直不起身，正靠在旁边的系办秘书身上揉肚子。

丢人莫过于此。建筑二班的同学几乎是逃难般地下台。

下午结果出来了，本班获得“最佳表演奖”！咸竹兄安慰大家，这也算实至名归。

“下次如果有表演比赛我们争取拿个最佳合唱奖吧！”盛夏说道。

跟物理系的比化学，跟化学系的比物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因为这次合唱比赛大家的关系熟稔了许多，暧昧气氛也随之更浓。下一周盛夏已经见××和○○一起吃饭一起自习了。然后她发了个短信给林放感慨：“现在的孩子们啊，感情来得真快。”

林放说：“你可别吃速食啊，消化不良容易肠胃不好。肠胃不好老之将至矣！”

闲不住的咸竹兄鼓捣了一个班级群还不准上线隐身，抓住一次罚写情诗一首贴在共享空间。盛夏就感慨，这咸竹兄的心理不是普通的阴暗。

快圣诞了，咸竹兄又闲不住在群公告里公示：上线者提供圣诞建议一条。

看见公告那天正巧盛夏她们寝室去网吧上通宵，既看见了便各自写了一条，林琳非说去酒吧，周若若说去旅游，盛夏说没意见，服从多数。半天不见方玑上线，林琳非问了，方玑说她在躲一个讨厌的人。

快十点，肖青的头像忽然冒了出来，建议是：集体上通宵。

很快，另外一个同学浮出水面，向咸竹兄报告说肖大帅故意隐身！要让他写情诗！

哟嘿，盛夏笑了，有热闹，林琳非也笑了，噼里啪啦地打出了一行字：方玑也在隐身。

那一晚到凌晨一点盛夏看着蜡笔小新睡着了，早上五点半溜回校园，不少同学已经起来了，回去睡了两个小时四个人急忙起床去上课。林琳非和周若若有男友占座，方玑美女有固定座位，盛夏习惯坐最后一排。

眼皮越来越沉，盛夏掐大腿，无用；喝水，无用。往其他三人的方向看去，她们早已“阵亡”，因此盛夏也安心“阵亡”了，一点也不知道不远处蹭课的学长悄悄挪了座位坐到了她旁边。

江南桐支着下巴，这小苹果看来真是困得不得了了，刚才记的那些笔记都跟鬼画符似的。

好像她在嘀咕什么，江南桐悄悄歪了头听听：“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奇心起江南桐小声接了句：“你说了算啊？”

“对！我说了算，不服的找我说！”这一声豪气云天！

教室立时鸦雀无声！

小苹果，这下子你出名了。江南桐想道。

老师大概是见怪不怪慢条斯理说了句：“宣布一下纪律，以后上课睡觉不许说梦话！”

哄堂的笑声也没吵醒盛夏，她犹自睡得香甜。

直到下课被推醒，盛夏还有点搞不清状况，面前那三张工工整整简明扼要的笔记更是让她云里雾里，看笔迹是属于男性，难不成这年头还有田螺小伙儿？

周若若说她们也睡着所以没看见。

下午，大家的手机里忽然收到了咸竹兄的群发短信，说是肖大帅的情诗。看完了盛夏不自觉地就摸了摸鼻子。

“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你！柳树下，娇小的身材、柔软的发丝、小巧的柔荑，小鹿般无辜的眼神，受了天使的指引，我慢慢地、慢慢地走近你——就当我要碰到你的那一刻，你转身决然离去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对着你离去的方向呐喊——你家的京巴挺可爱！”

盛夏给林放发个短信：“我要隆鼻。”

林放马上回：“乖，有个简单的法子，拿门框挤挤。”

盛夏让他去按法律规定最新死亡标准去死！

肖大帅的情诗写完了大家便巴巴等着方美人的，方琦倒也利落，第二天就写了贴上去。

“如果说‘我爱你’，那一定是真的。如果说‘不爱你’，也许是假的。如果说‘呸’，那一定不是假的。”

自此盛夏便特佩服方琦，多利索一个美妞。

咸竹兄收集的圣诞建议一条也未采用，因为系里要搞一次圣诞舞会。

听说了这消息盛夏就琢磨，这难不成是变相的“招商引资”以解决建筑系雄性资源过剩的危机？嗯，很有可能。

某天晚上洗漱着，方琦说：“这下子和尚们可以还俗了。”

圣诞很快到了，有主儿的林琳非和周若若早已被各自的王子用自行车接走，盛夏和方琦便信步往大礼堂走去，老远便听见音乐声。

推门进去里面霓虹闪烁，看不清每个人的脸。两个人悄悄找了角落的位

置坐下看舞池中已翩翩起舞的几对儿。

“盛夏，你觉不觉得咱俩穿得有点怪异？”方筠问道。

“嗯，像散场后做清洁的。”盛夏说道，牛仔裤、厚毛衣、羽绒坎肩，这装扮当志愿者也凑合。

这身装扮再加上躲在角落，没人请她们俩跳舞也是正常的。盛夏靠着椅背快被那舒缓的音乐深度催眠了。缓缓神再睁开眼睛发现方筠不见了，抬眼看去，舞池中方筠正和一男生翩翩起舞，那男生不是别人，乃肖大帅！

俊男美女看着就是养眼！

这时眼前一黑，一道人影立在她面前：“盛、盛夏，我请你跳舞行吗？”

不、不行！盛夏很想这么答他，可这是咸竹兄，她得给点面子。

“班长，我不会跳舞，把你鞋踩坏我可赔不起。”盛夏说道。

“没关系，鞋不贵。”咸竹兄笑着说道。

盛夏正寻思着站起来装个血压低来个天旋地转式呢手机便适时响起，看了眼，林放，盛夏忙装作惊讶的样子：“不好意思，班长，我妈的电话，我先去……”她指指门外，咸竹兄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

呼！

“做什么坏事呢？声音怎么这么做贼心虚呀？大胆毛丫头，快快从实招来，否则狗头铡伺候——咿呀……呀……”林放在电话那头用着包拯的调调。

“你牙疼啊？憋回去。系里弄了个舞会，你说你当初教我滑冰、游泳、打网球，怎么就不教点正经的，这不是耽误我前途吗？”盛夏手插在坎肩口袋里踩着马路牙子走来走去。

“小小年纪学那不正经的，男男女女搂搂抱抱成何体统？”林放忽然变卫道士了。

“打住，好像你没搂过抱过似的，最烦你这种宽于律己严于律我的德行。”盛夏喊一声接着说道，“得了，本宫今儿心情好不跟你计较，小林子你跪安吧。”

“嘘！小祖宗你圣诞快乐！”林放好脾气地说道。

“嗯，小林子，等着去内务府盛妈妈那儿领赏钱吧。”盛夏说着挂了电话。

虽然接了通电话盛夏仍是没逃过咸竹兄的邀请，一曲下来盛夏颇有些不好意思。

“唉，班长，回头你要是看骨科别忘了找我拿医药费啊。”盛夏说道。

咸竹兄笑笑：“盛夏啊，你简直是皮鞋杀手。”

自打这圣诞舞会后，肖青和方筠关系迅速升温，两个人却都极力否认在

恋爱，另外盛夏和咸竹兄也颇受关注。虽然她觉得跳个舞就能传绯闻有点八卦，可是咸竹兄逐渐多起来的短信还是让盛夏有些烦。

难怪林放说大学里的很多恋人都是被流言给撮合的，半推半就后就从了。

可关键，她不想从啊！

怎么办呢，她是很想咸竹兄来跟她表白——这样她就可以清楚地拒绝他。可人家也没说什么，短信内容也不过是课程和日常生活。

盛夏想了想给林放打了个电话问他放假想不想来S城看绿树，林放迟疑五秒钟：“丫头，你是不是没钱买回来的车票了？”

“嗯，还断顿了，现在一天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盛夏说。

“说吧，又有啥麻烦事了？”林放问道。

盛夏如此这般地讲了，末了加了一句：“你看人家我还这么小的年纪谈恋爱多不好啊，会影响学业的，所以……”

“回来给我洗一个寒假的衣服和袜子，否则免谈。”林放说道。

“算你狠，成交！在一月十八号你最好给我准时出现！”盛夏说道。

“准备好你的力气洗袜子吧，我亲爱的小夏夏。”林放哈哈大笑着挂了电话。

接下来准备着期末考试，大家也没什么时间搞暧昧。最后一科考完大家都松了口气，边收拾着东西边互相问着离校回家的时间。

系门口大家的注意力被一声“夏夏”给吸引了，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身形高大、剑眉星目、气质阳光的美型男正冲着这边咧着嘴笑。

“咦？你怎么来这么早？不是十八号吗？”盛夏问道。死人头不会又要讹她什么东西，骗她签订不平条约吧？

“我早点来看你你不高兴就算了，怎么……那我先消失两天，十八号再来。”那个“来”字的尾音稍稍抬高了些，根据盛夏这些年对林放的了解，死人头的意思是“敢这么办你就给我试试！”

“你没吃饭呢吧，走，你请我吃饭。”盛夏拖着林放快步走了，离得远些了小声说道，“不是告诉你低调吗？瞅瞅，你就差弄个锣鼓班子秧歌队了。”

“你不知道久未相见的恋人都是猴急猴急地想见面吗？算了，跟你说不清，你个二毛脑袋。”林放自然地弄乱了她的短发，“长了，咋不剪去？”

“我想留长！”盛夏说道。

“得了，听哥哥话，短的适合你，就你这么懒惰，养长了也得被你弄成鸟窝，咋？以后要给雀巢当供应商啊？”林放说道。

“是啊，以后我的咖啡就自给自足了。”盛夏说道。

“你不嫌恶心，鸟儿还嫌你这儿环境污染严重呢，走了，吃饭去。”林放自然地牵起了她的手，像小时候一起手拉手上学去一样。

晚上回到寝室，女生们发挥了八卦的特长，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盛夏说他爸认识我妈，所以我俩打小就认识了。林琳非说：“难怪你瞧不上李威竹，跟你这位比他是有点那啥……”

盛夏便装傻：“啊？谁？班长？开玩笑的吧？他没说过啊？”

林琳非轻轻撞她肩膀一下：“这不是还没到生的时候就胎死腹中了吗。”

盛夏挠挠头继续装傻。他大爷的，亏了我下手快。

S城机场。

“你确定妈会来过年？”盛夏问道。

“当然，我跟妈确定过了。”林放说道，手里拿着手机转来转去。

盛夏看着他的手：“你敢骗我我就把你扔松花江里喂鱼，然后炖鱼汤就烧酒。”

“你个小食人兽。”林放收了电话。

盛夏把书包扔给林放去洗手间，因为不喜欢用烘干机那玩意儿，盛夏端着两只湿淋淋的手便出来了，后面不知道谁家的小孩子踉跄着扑到了盛夏身上，自然她便往前踉跄了一步。一只手扶了她一下，她忙道谢。

“盛夏，你怎么在机场？”

“回家啊。”盛夏抬头看，脑中便出现了“开学、接待处、行李”几个字于是脱口而出，“行李学长，你好。”

“敝姓江，名南桐。”江南桐笑着说道。似乎他每次看见她她都有小状况出现。

男童？

又一个家长取名不看谐音的受害者。

那边林放在叫她准备登机了，盛夏忙打了个招呼便跑走了。

此刻广播里正播报着：“前往H城的旅客请注意……”

原来那像个苹果的小个子居然是北方人，刚才冲着她招手的是谁？

盛夏下了飞机便感到极度的寒冷，提了行李出了海关远远地就见一个男人正冲着他们招手，盛夏往林放身后躲了躲。

“你没说他会来啊？”盛夏小声说道。

“可能是太想你了。”林放说道。

男人虽已是中年，大概由于忙碌加上本身是医生知道如何保养所以没有发福的肚子，显得还很年轻，气色不错。见了盛夏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手里的厚羽绒服捧到她面前：“夏夏，外面冷，我寻思你可能也没带厚衣服来，所以去买了件，先穿着，不合身一会儿去商场试。”

迟疑着，盛夏小声说道：“谢谢——爸爸。”

这是她爸爸，可自她小时候跟妈妈去了重庆之后便很少见面了，不亲切也在所难免。

盛夏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她要过年那天才来，算算还有十几天。虽然爸爸对她嘘寒问暖照顾周到，可总让她觉得不很舒服，因此威胁加软磨硬泡让林放带她去滑雪，好些年没滑过雪了。

雪地里冷，盛夏却摔得热火朝天。林放拿着相机不停地拍，她的惨样、窘样都没落下，还找人照了几张合影，晚上回家连到电脑上看，盛夏直呼太丑了，可是笑得真开心。

林放让她把照片放到博客和校友录上。盛夏挑眉，他便说，这是为了演戏更加逼真，盛夏想想也是，便挑了几张还算斯文些的放了上去。

盛夏妈妈总算来了，气氛不那么尴尬了。盛夏偶尔会纳闷，看样子她爸爸很深情，为什么两个人会分开这么久？而且还是“离婚”！因此这些天卧门缝观察那对中年“夫妻”变成了她的一个爱好。

“你说，爸和妈当年为啥分开呢？”门缝后盛夏小声问道。

“狗血的理由，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斜躺在她床上翻书看的林放说道，咬了一口脆苹果。

“分开了为啥这个年纪还勾搭？”盛夏继续问，厨房那边，中年男正对中年女企图强抱……

“你个小偷窥狂！大人的事小孩子别管，乖，来，帮哥把苹果核扔了。”林放说道。

“吃掉！”盛夏头也不回。

厨房里传来盛夏妈妈的声音叫他们吃饭，盛夏一紧张“砰”地关上了门，林放便哈哈大笑，说她做贼也是个送上门被揍扁那伙儿的。

过了初五，盛夏跟妈妈回重庆了，虽然她看见了爸爸眼里的不舍。飞机上盛夏实在忍不住问妈妈什么时候复婚，妈妈白她一眼：“大人的事小孩儿别管。”

回重庆见了些知己好友互通了有无，假期很快过去了。盛夏妈妈出差了，剩她独守空闺了几日也上了火车回S城。

再见面大家感觉又亲近了些，不知道是谁将她博客上的照片发到了群的共享空间，盛夏成为建筑二班的八卦源头。群里面还有位同学说她和林放很有夫妻相，盛夏差点笑死。

大概因为盛夏和方玑都还单身着，所以两个人走得更近些，又因为方玑和肖青走得很近，据此换算，盛夏和肖青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在盛夏看来，他们三个有点类似于铁哥们那种。

大一下学期的课程又紧张了些，盛夏仍旧总泡图书馆，偶尔和方玑她们去逛逛街。

头发长些了，林琳非建议她留长，说更有女人味。可惜，盛夏不会绑头发，她弄完的头发像是田地：一陇一沟的高低不平。头发齐在脖颈上热得慌，她索性又跑去剪得短短的。

周若若说，吃得苦中苦才能做得女人中的女人，像她这种留个头发都没魄力的大概这辈子无望了。

肖青也讽刺她，说好几次都有人问他那小个子是不是倭国来的留学生，头发再剪从背影就看不出她性别了。

“从正面能看出来不？”盛夏问。

“勉强！”肖青说。

“那就行，那就不用我把身份证挂胸前证明了。”盛夏说道。

肖青咳一声：“其实，就算挂了没准儿也有人怀疑是两百块做的假证。”

图书馆中，昨晚吃的那粒白加黑还在持续药效，盛夏便有些瞌睡，为了转移注意力盛夏找了张空白页勾抹涂画，一只打哈欠的猫，旁边独白：困！一条呼呼大睡的狗，脑袋上顶着一串从小到大的“Z”……

终于人力胜不过药力，盛夏又呼呼了。

醒来时发现那张纸上大睡的狗狗旁边被添了一个茶壶状、大黑框眼镜的教导主任，嘴巴大张，周围唾液横飞地正在怒吼：上课不许睡觉！

四处看看，这是哪位兄弟姐妹这么有才又爱到人家本子上胡乱勾抹啊？这几个字她看着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正琢磨着，电话震动了下，拿起来看是林琳非的短信，这厮就是一个资深BG（八卦）探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建筑系二楼女厕所墙角的蜘蛛捉了几只蚊子的事都在她监控范围内。

“你猜，我看见啥了？”林琳非卖关子。

“八卦。”

“谁的八卦？”盛夏觉得此女不去讲评书简直浪费。

“反正不是我的。”

“肖大帅的，他居然勾搭上了一个外语系美人儿，比方琦还漂亮点儿呢。”人就是这样，你越装作不感兴趣她就越怕你不听。

“哦，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他人抢先折。”盛夏回道。

多大个事儿啊，肖青这种长相看着就该桃花不断的人现在才找女朋友她才觉得奇怪。

有八卦探员的好处是：晚上熄灯前，建筑系 03 级的人（包括垃圾桶里寄生的小强）都知道了肖大帅名草有主的事儿了，男生们在群里嗷嗷叫着让肖大帅请客吃饭。

方琦在贴黄瓜，听周若若念着大家的要求她忽然笑了，掉了几片黄瓜：“估计肖青以后的钱都用在请客吃饭上了。”

“方琦，你就这么不看好肖大帅的恋情啊？”林琳非斜眼，嘴角有奸笑。

“本质决定走向！”方琦说。

盛夏趴在床上给林放发短信，问他当年找了女人有没有请客吃饭，林放说他找的又不是选美小姐请吃个头，有那个闲钱哄女朋友多好。

盛夏回他几个字：有异性没人性。

听说最后肖青还是请了寝室的哥几个吃了顿饭，还因为喝多了脱口而出一句名言，第二天便被流传到群里，被四位女性同胞极度鄙视。

“三人行必有我妻焉！”

据知情人士透露，肖大帅酒过三巡被人问及追求美女秘笈。肖大帅“邪魅”一笑曰：“此乃本门不传之秘。”然后便口出这句狂言。

自从肖青与外语系联姻之后与本系土产的方琦和盛夏有些渐行渐远，经常是上课时打个招呼而已，而且肖青还有模有样地学起了法语，再碰见方琦和盛夏便来一句“沙律”。

好不容易有天肖青和她们一起吃饭，方琦说：“肖青，以后你可别找个音乐系的，找音乐系的也别找唱京剧的，我听那个头疼。”

“唱京剧的买个耳塞就行了，你要是找个练跆拳道、柔道的一定离我远点儿，恕不奉陪。”盛夏补充道。

“言之有理。”方琦点头附和。

“我说你们俩，过了啊，我这刚开始你们就不看好啊？”肖青吞着面条问道。

“我们这么说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千万和这个天长地久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方琦说道。

盛夏点头：“有利于社会稳定还有利于你个人进步，何乐而不为？”  
肖青转移话题，说起了数学系那位对方珣死缠烂打的硕士哥哥……  
大一的爱情，果然都一段段要开始了……

看着别人的爱情学着自己的习，日子过得蛮快，转眼到了期末。闷热的天还要学习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啊？

盛夏给林放发短信感慨她要是生活在水里多好。

林放笑得很欠抽说：生活在水里的除了美人鱼还有癞蛤蟆。顺便林放说避暑行宫已一切收拾妥当，林爸爸让问小祖宗是否出巡驻蹕。

盛夏说她要回家陪妈妈。

与即将到来的军训相比，期末考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只不过，男生们是兴奋，女生们是怕晒黑。

考试那天，盛夏又睡过头了，差点迟到，到了大教室发现讲台上站着个斯斯文文的行李学长江“男童”。

考试开始，还好不算难。

答着题余光瞥见身边站了个人，站了半天还不动，盛夏抬头瞥一眼，再看她就把剩下的答案都忘光了。行李学长也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巡视去了。

还有最后一道题！胜利的曙光——

盛夏使劲在草稿纸上划一下再划一下！

他大爷的！她要去消协告学校超市，卖劣质中性笔欺骗他们这些弱勢消费者。

一只白皙的手停在她的卷子上，捏着一根中性笔，轻轻放下便走开了。

嗷嗷，她要去买个表彰的锦旗！行李学长果然是好人。

答完了题检查一遍盛夏交了卷子走人，她最讨厌一遍遍检查，越检查越错。走到教室门外偷偷回头看看，行李学长正低头看她的试卷。

终于考完了，系里发下通知八月十九号之前返校，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军训。饭都懒得去吃的炎热天气里军训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但愿到时候天能凉快点了。

十七号盛夏返校，三个离家近的都还没回来。

军训开始了，爱美不爱美的、喜欢不喜欢的，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上一水的都是不辨雌雄的迷彩服和帽子。

几天下来，倍数再高的隔离霜也没抵挡住紫外线的强大穿透力，盛夏看